

努力记录好下一个十年的故事

□董夏青青



不知不觉，参加工作已有13个年头。

工作以来，有近十年时间都是在新疆度过的。中国是世界上陆上邻国最多、陆地边界最长、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。而新疆5600多公里

的陆地边境线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。在新疆工作期间，我亲眼见证了随着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从提出到实施，作为向西开放的“桥头堡”，与八个国家毗邻的新疆，成为世界瞩目的地缘焦点。

记得2009年7月的一天清晨，父母陪我从北京花园路的家中出发前往首都机场。在机场托运行李时，母亲一边帮我把大包小包搬上柜台，一边无奈地说：“带这么多东西，不打算回来了？”那时候，父母无法理解，为什么打小听话的独生女会突然不声不响、自作主张地申请毕业后前往新疆工作，尤其是父亲，多年难以释怀。而他们不知道，毕业时，系里并没有分配到边疆的名额，经过学院首长和多位师长的帮助，我才终于得到实现创作愿望的机会，这份“成全”来之不易。

去到新疆后，我在新疆军区领导、同事和战友们的关心下，逐渐适应下来。而之后写进非虚构作品《胆小日记》的维吾尔族邻居，还在上小学的小凯德丁，则给予了我陌生土地上的第一份友谊。今年，已经长到一米八五的凯德丁考上了内地一所知名大学，他阳光、聪颖、机敏、好学，热爱音乐，对前程充满信心。每当他弹唱了新的作品，有了新的好消息，仍会第一时间与我分享。

当我熟悉了营区生活，当时的创作室主任周寿老师便鼓励我到边防走一趟。卢一萍老师也告诉我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“一位行走在旷野中的写作者”，并鼓励我也要坚韧、勇敢地行走。随后，我站上北疆草原，看到了周寿老师笔下飒爽的骏马竞相奔驰；爬上南疆高原，见到卢一萍老师小说中质朴憨直的边防军人，惊讶于新疆辽远天地间刮过的大风，竟能给身心如此痛快、透彻的涤荡。及至感受边塞寒霜带雪的大风在刮了上千年之后依然凛冽入骨，毡房帐篷里，孤灯下的身影依然伶仃可叹，便明白自己想做且必须做的——“就是要拿起文字的凿子，一下一下破除表面的冰壳，将这些以理想和奉献为追求的军人生活开采出来，让读者看到他们安静无闻的身影，是如何在大漠中留下灿烂而又伟大的生命轨迹。在边境苦寒之地，人与人、民族与民族之间又有怎样弥足珍贵的情意和交往。”

在这份愿望的驱动下，我相继去到新疆各地的边防连队，将许多人迹罕至之地的地理和人心面貌存于文字中保鲜，通过小说《科恰里特山下》带到人们面前。

满打满算我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刚好十年。2012年我在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做记者和编辑，因为学的是英语和翻译专业，所以在国际部做学术资讯报道的采写工作。一年后，开始负责国际月刊下版的编辑工作，采写和编辑一起做，涉及领域侧重国际关系，但也夹杂个人的偏好，约一些人文学科的稿子。当时我在城里租房，周五回家，周日再坐一趟9字头的公交车，下车的站台就在《北京文学》杂志社前面不远，那站是终点站，也是我进城的第一站。2014年夏，我便去了《北京文学》上班，做文学编辑，2016年开始写作。我既是编辑，也是个在途的写作者，编与写总是无缝衔接。

提及写作，总归是离不开阅读的，这就如同写字前要蘸墨舔笔，是关键前提。阅读看什么？看字的锤炼，看词的拣选，看音律的跌宕之美和意象的奇诡之姿，我认为字字珠玑，生来如此，这种天然宿命般的认同感类似脐带和婴孩。除了看这些，我还爱看书里的人情厚道。《史记》里，我最喜欢的几篇是《赵世家》《魏公子列传》《刺客列传》，分别对应程婴“下报赵直孟与公孙杵臼”，侯嬴“北乡自刭，以送公子”，荆轲“得约契以报太子”的故事。“奔义”是这几个故事的共同主题，“义”这个字好像是中华文化特有的，为了断然的信念，为了既定的承诺，以身犯险，舍生取义，整个过程指向了一种彻底的纯粹。还有《水浒传》里的鲁智深，智真长老道：“徒弟去一去年，杀人放火不易。”又言，“吾弟子记取其言，休忘了本来面目。”鲁智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？他既不像武松一样因为受了金眼彪施恩的恩惠才去醉打蒋门神，也不像宋江因为他“及时雨”的名号而仗义疏财，他只是单纯地因为“看不惯”，就可以帮助萍水相逢的金翠莲和刘小姐，就可以深入虎穴去救助豹子头林冲和九纹龙史进。他行侠仗义的时候既没有私心杂念也不去考虑后果，完全就是本能，是为另一种纯粹。纯粹，是文学的底色。文学能在某个瞬间定格，放大人身上的“纯粹性”，而我们在漫长的阅读之中，总会遇到一个契合审美，符合向善之心，又弥补稀缺品格的人物出现。

在我的经验里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写作

2018年6月9日，小说集的责编王苏辛发消息告诉我，说五位评论家在上海思南读书会的现场，向读者们介绍和推荐了这部集子。当时我正打算跑一趟克州的边防连队，这个消息给了我很大鼓舞。在高原红色医疗队工作的医生路俊霞曾和我谈，巡诊时，一位战士曾对她说了一句话：在生命禁区守防，感觉被全世界遗忘了。这句话让路医生很心痛，她说，对于战士们来说，在边疆最幸福的事也许就是被人记得。这也让我感到，只要多一位读者看到他们的故事，时时压在心中的歉疚感就可以减轻一分。

2020年，因为一次任务，我再次来到南疆高原，在前线的战士当中，有一名兰州籍士官，为了给自身体弱多病的妹妹看病，供妹妹读研究生而自己中断了本科学业，参军入伍；有一名特战旅的班长，用湖南的家乡话告诉我，他父亲曾经外出务工，受伤后回家一直卧床养病，家里越来越穷，被同村的一些人看不起。父亲曾对他讲，自己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在部队干出个人样，让家里人能在村子里抬起头来。为了给父亲和家人争得荣誉，这名班长凡事冲在最前，他说因为自己岁数大，已经错过了考学提干，为此，他珍惜每一次冲锋的机会。这名特战旅班长曾在8月1日的朋友圈里转发过这样一首小诗：“嘴唇破裂，那是对山风的尊重，不影响微笑和怒吼。指甲凹陷，那是对高原的尊重，不影响敬礼。”

像在那一次的采访中，不只是牺牲的几名英雄和祁发宝团长的战斗精神与坚定信仰，还有那些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家乡普通话的基层官兵，他们冲锋在前、舍生忘死的精神，教育、鼓舞着我。于是，在小说《冻土观测段》中才有了班长背着、抱着战士过冰河的场景；才有一名士兵在家信中写到，“因为这里每一名战友之间相处得就像家人一样，互帮互助，还有班长排长、连队主官就像长辈一样照顾着我们。遇到了事，永远抢先站出来保护我们。”

那趟采访，也赶上我所在单位主办的《陆军文艺》杂志创刊筹备最为忙碌的时候。在山上，我一边采访，一边在手机有信号的时候约稿和编辑稿件。当时，也是军旅作家的贺捷生部长为《陆军文艺》亲自撰写了近四百字的创刊贺词，其中有段话说道：“创立《陆军文艺》，我的理解，就是用军事文学的样式，捍卫我们的光荣，抒发我们的光荣，增添我们的光荣，并在未来的征途上，创造更大的光荣。”

这段话震撼并启发了我，在随后的采访途中，我留心每到一地都向战士们约稿。意想不到的，很多战士都拿出自己创作的诗歌交给我，有古体诗、白话诗还有散文诗，有的诗，甚至就写在一张烟壳上，诗句质朴无华却直击人心。

这十年间，我于2016年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次、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在开幕式上，习近平总书记讲到，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，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相连、休戚与共，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。对文艺来讲，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，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。而在边防官兵身上，在他们写下的字

句之间，恰恰体现着一种崇高的思想与观念。

2021年，我又作为军队文职人员代表，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一次、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在讲话中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，向世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这让我意识到，紧紧围绕实现中国梦强军梦，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，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，为强国强军提供精神文化力量，对于我们这代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，责无旁贷。今后，应当努力具备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“深厚的天下情怀”，在创作中，学会从历史和生活中存在的全部具体性中去讲述强军故事。比如说，通过戍边青年官兵和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群像塑造，去展示新时代的

中国形象，努力以文学为载体，讲好中国故事。

在2022年第五期的《陆军文艺》杂志上，王俊康记者在上一篇散文中讲到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事：

在2020年的一次紧急任务中，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，战友们已断水断粮，边防团决定派出战马往山上送物资。在编的战马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奉命前往一线。当连队的指导员看到战士小何在马儿们身上多挂了俩桶饮用水，便很心疼这两匹无言的战友，不但将小何训了一顿，还把马儿身上的水卸了下来。战马无言，但极通人性，水卸下来了，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却死活不肯走了，用头不停地顶下那两桶水，直到把水装在身上才肯出发。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，没有路的岩石上，马蹄发出的声音叩击着每一名战士的心。每走一步，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四条腿就不住地颤抖，发出沙哑的嘶鸣，虽然步履蹒跚，但始终未停下脚步。藏族战士桑巴多吉一直牵着他们，至今回想起那一幕，仍忍不住流泪，“最后一趟运输结束，我看到‘飓风’两圈到马圈门口后，开始低下头找东西，可是在原地转了两个圈后，便开始嘶鸣起来，而且嘶鸣得越来越急切，我正把玉米拿出来喂它，它就突然倒在地上。第二天早上，‘子弹头’也倒下了，它们真的太累了。”

这个故事让我想到，尽管这十年间的高原后勤保障越来越完善——雪域高原上，官兵野外驻训住进了保温方舱、宿舍、食堂、集成盥洗室、干式洁厕所、库房等模块一应俱全，方便组装；蔬菜工厂让鲜菜供应替代了脱水蔬菜；新式羽绒被装也让边防连队了“里三层外三层、棉裤外头再套一层”的不便；边防连队不仅配备新型吸氧设备，还配备了新型微压氧舱——但与都市生活相比，在边防工作与生活仍十分艰辛。事实上，在广袤大地的每一个岗位上，都有人时刻准备着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，付出更为艰巨和更为艰苦的努力，就像“飓风”和“子弹头”当时想到的——尽自己所能再多做一点。

接下来，我将以真诚的笔触，让那些受新时代召唤而产生的英雄们在纸页上鲜活起来，“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拼搏者、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”，努力记录好下一个十年的故事。

在文学中我们必定相遇

□张哲

就是记忆钩沉，那些记忆早就经过时间的发酵失真变形，像是动物反刍一样，当我再回忆起它们时，那些让我有书写冲动的记忆一定衔接勾连着我某种最本质的情结。2018年，我写了一篇叫《女人四重奏》的小说，发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上，讲了四个相持相助又各揣秘密的老闺蜜。小说里面有一部分写的是我早年在城里租房，房东阿姨和我的一些交往片段，她80多岁了，每天倒伤得特开心，老伴之前是派出所的领导，不在了，儿子早就成家，两室一厅就她一个人，她租房和其他人租房还不一样，她把房子租出去的同时，她也住在里头，就等于我要是租下房子，她有一半的功能是和她就伴。好在她的性格特别，我俩话并不多，她每天都沉浸在她的小世界里，基本上我俩唯一的交流就是隔三岔五她让我出去给她捎条烟。我俩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年多。距离她从房子里搬出去将近十年，不知她是否还住在月坛北街，也不知她和她儿子的关系是否缓和，我时常想起她，不自觉地想以她为原型写些什么，这就是人和人交往过从甚密之后，无意识的自然流露，她有血有肉、有名有姓，一直记在脑子里，念在心里，更想存于笔下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写作成了我个人的脚注，是时间的延展，日头的积累，或者说，写作成了我活着的照见。我生长在燕山石化，那是北京的西南郊区，行政上属于房山，整个石化区以厂区为核心，一点点辐射出家属楼、医院、学校，后来又有了快餐店、超市、电影院，现代生活像是一层层嫩嫩的新肉，包裹着坚韧的骨头。远郊给了我乡土生活的魅力，石化区又让我见识到工业文明的魅力，在这里火炬比太阳重要，机器的轰鸣是恒定的呼吸声。2019年，我写了一篇叫《鲶》的小说，发表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，主题为“寻找”，空间意义和精神世界的双层寻找，写了“80后”对于“现代”的顺应与逃避，对于旧时光的迷恋与追溯。其中涉及石化区

的命运，相熟的邻居们大多都搬走，街道清静，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无法相比，虽然我也搬家离开了石化区，但听闻这种变化还是有点伤心，我想把这种失落的情感寄托于小说中，小说还写了我和我发小从情同手足到形同陌路。小说涉及我们这代人的一些选择，比如出国留学、做代购以及我们在丰富的物质生活面前如何控制欲望，比如人到中年精神上的疲倦、内耗和失序。

后来我开始思考，不再局限于私人情感的表达。2020年年底我写了一篇小说《金花》，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，关注的是月嫂这个群体，我因为要照顾小孩请过一个阿姨帮忙，她来自河南农村，儿女都留在老家，她负责北上打工赚钱，我以为她的目标一定是赚了钱把孩子接过来，但她说等钱够了她就回去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回驻马店，这当然有一部分是房价的原因，但多年北上的生活并未让她对北京这座城市有太多留恋。作为一个20余年的城市体验者，她对城市经验依然保有警惕且怀疑，反倒是对乡土文明昂然自信。人口流动中涉及“心灵安置”的问题，“费孝通讲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流动而不乱，是因为‘人人心里有个家’”。我家月嫂对于家的理解又何尝不是呢？北上广固然好，但驻马店远比北上广更接近她心目中“家”的定义，那里才是她的精神原乡。

时代在变化，传统和新变总是辩证依存，对于传统的模仿和致敬是我写作以来的主要功课，争取在致敬传统中开掘出一点新意。现在的写作环境非常好，因为太多的资源可以利用，比如公开课、直播、论文库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，基本上想获取任何方面的知识都是可以的，主要的阻碍是时间问题、自我局限，还有如何对抗惰性。社会学的很多课题都内具现实意义，比如中国的税制改革、城市化进程、资本下乡，比如农村的产业发展、农民“内外有别”的行动伦理等等，为书写小说提供了大量扎根生活、落地有声的资



源，解释着当下的中国。

随着思想上的一点点转变，再加上利用新媒体时代的各种资源，我写作的方向开始由个人经历转向更为开放的空间。2021年我写了一个短篇《劝人方》，后来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，关注的是短视频时代中的曲艺人，探讨了传统曲艺和新技术角力与共存的问题。相声这门艺术看似没门槛，其实门槛在门里，门打开后有一万节台阶等着，每一节台阶怎么上，它伴随着巨大的孤独感，这篇小说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个。小说涉及了很多行话，江湖上称为“春点”，还有一些曲艺行业内的规矩，以及直播平台的打赏谢榜等等，写过程转化为拓荒勘探未知领域，说实话更像是以前做记者时的状态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搜集资料和采访，写完之后的成就感也是成倍的。

写作6年，截至目前我一共完成了18个短篇，其中的13篇集结成了一本集子，取名《共生的骨头》，模糊地想表达“写作是我身上的一根肋骨，它与我共同成长”的意思，后来这本小说集有幸入选了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。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，因为很多师友们的鼓励，更因为我无法甘心一些人和事只在我一个人的心里活着，我希望自己有能力把他们呈现出来，让更多的人看见。文字就是用有这样的超能力，安排人和人相遇。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，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，我在生活，我将生活下去。”我写作的年头不长，要说其中的收获，我想最大的就是我对人之间的情分更加珍惜。

在这万物澄明的初秋，我一直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。《钢的城》，这部与我养我的家乡息息相关的作品，终于以单行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。回想起《钢的城》的创作历程，我的思绪飘到了十年前。

那时候，距离我下决心写《钢的城》已经过去了4年，我的初稿已经有了18万字，但书名却怎么都无法准确而富有意味地表达我的所思所想。《钢花璀璨》《大浪淘沙》《浴火重生》《新生》等等，我想了不下十几个书名。我最初的设想是写我最熟悉的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，写钢铁行业经历的几番起伏探索，写身边的发小、工友这些年的奋斗经历。主要事件脉络设想从1994年写到2000年，中间粗线条体现大冶特钢的百年历史。

但长篇小说是一场文字马拉松，并不是每个夜晚都能顺利跑到预定的里程。一天晚上，我带着心里的千言万语，下笔却一时找不准节奏的惆怅，走到海观山，望着灯火辉煌、干净整洁的十里钢城，今昔对比的慨叹不由得涌上心头：如今的钢城再也不是昔日灰蒙蒙的“光灰灿烂”之城了，也不再需要用又高又粗、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标志自己。我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一个书名：“钢城”，何不就直接一点？如果钢城太硬，那就加一个“的”字来缓冲，来增加意味感，于是《钢的城》，一个完全贴合我全部思绪的书名就这样产生了。

我出生在钢厂，一生与钢厂结缘。父亲罗宝山是《冶钢报》编辑，母亲傅普云是南湖小学教师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每天听广播里父亲写的通讯稿，对父亲充满崇拜，我也想让自己的文字被别人看到、听到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钢厂上班，做技术员，画图纸，暗地里写作。父亲发现了，厚厚的手稿被撕成碎片。我同父亲第一次有了言语冲突。父亲生气地用手指头点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这样就是不务正业！小仲马写出《茶花女》是偶然的吗？毛头小子，什么都不懂，还写小说！”万般委屈与无奈间，我只得按照父亲给我规划的技术员、销售员的路上走下去。

可我还是想写。于是在做技术员的同时，每天偷偷带着小本子，随手记下所闻所感。十几年下来，我的日记有十几本。在大冶钢厂，我从技术员走上领导岗位，亲身经历着这个厂里的改革变迁。1999年，当我从大冶钢厂走出去，去上海创办自己的企业时，我的心在无数个偶然间，总是会想起钢厂——这个行业我太熟悉了，这个城市我太热爱了，我接触过的大部分人都至真至美至纯至善。这一切是我的牵挂，是我的根，我一定要写点什么。

2008年，我在美国休斯敦做国际贸易，起初很顺利，中间也难免波折。每到夜深人静，我就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人，然后在地图前面细细摩挲，试图确定家乡黄石的位置。在世界版图面前，我的家乡有多大？怕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点，可这个点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在我的心头跳跃，在我的心里呼之欲出，甚至每当我看着世界地图，找到中国之后，眼睛立刻就会聚焦于心里设定的这个点，情难自抑。

一天，我忍不住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令我意外的是，以前一直反对我写作的父亲，这次一反常态，居然特别支持我。父亲激动地说：“儿子，写吧！你年轻时没阅历，靠书本的启发空想乱编写不出好小说。现在爸爸支持你写，好好写写自己的经历，写写我和你妈妈，写写平炉上的工友，写写我们的钢厂、城市、长江，更要写国企改革的艰难探索，写咱钢厂的厚重历史，写咱钢厂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的贡献！”父亲越说越激动，我也越听越高兴，越听越有决心。

不幸的是，2009年4月28日，父亲离我而去，留给我的，除了他的书《钢花璀璨》，还有50万字的手稿。我一次次翻阅父亲的手稿，看他记录下的那些关于钢厂的故事，想着父亲一再提醒的，写作一定要扎根生活，我的写作方向日益笃定：以大冶钢厂为原型，写好“钢的人”，展现“钢的魂”！除了父亲的支持，当然还有外部“刺激”。

十年前的一天，我在鞍钢参加一个订货会，鞍钢的销售经理在台上介绍，鞍钢是中国的第一家钢铁企业。我作为客户代表最后一个发言时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请允许我更正刚才经理的话。中国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在湖北黄石，是张之洞、盛宣怀创办的钢铁企业！”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可见，在我的家乡黄石熊熊燃烧了这么多年的炉火，为共和国的钢铁工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我的钢城，多么需要一本书来记录自己、展示自己！我愈发感到责无旁贷，也不断从写作的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。

2016年，在意大利石油装备展上，我见到了原大冶钢厂技术处的胡处长。得知我在写《钢的城》，他高兴地说：我给你提供点素材。大冶钢厂是中国唯一打赢欧盟反倾销官司的钢铁企业。当年，中信特钢董事长钱刚也跟我说过：别说历时三年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打赢这一仗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我们要对得住自己是中国人！

我从小就很喜欢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其中一句话总是回响在耳边：“灵感是在劳动中产生的。”灵感不仅仅是创作灵感，还有销售灵感、炼钢灵感、人生灵感、生活灵感，人与人相遇的灵感。而一万种灵感，终于汇聚成我写作的力量。

我不断地走访、听故事，不停地写，一转眼竟然过去了14年。在这5100多个日子中，我的思考一再蜕变。最后，时间跨度变成了从1994年到2018年，人物从自己拓展到工友、钢厂的管理者、改革的带头人等60多人。很多人物都有原型，他们的故事如电影般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见。我要写钢铁工人的内心世界，写他们的所思所想；我要写他们的伤心和苦难，更要写他们的欢乐幸福，以及对明天的期望。因为有了这些“钢的人”，才会建造出我们的“钢的城”。而《钢的城》里的临江市，从“光灰”到“光辉”的蜕变，正是一个城市在劳动者的汗水中不断发展的真实写照。在人物命运的交响曲中，我力图写出钢的质地、钢的音色，而小说的真正内涵——临钢精神，钢的魂，也正是城市工人新的精神面貌的缩写。

写作期间，我像一枚不停旋转的陀螺，飞速旋转着，一字一句地修筑属于我们钢的人的文字长城。疑惑、困顿、痛苦、纠结、欣喜、畅快、笃定、享受……在写作的万般磨砺中，我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在材料的取舍、结构的安排、细节的穿插、矛盾冲突的设计等方面，都有了诸种心得，这些都是我在生活洗礼、故事洗礼之下，获得的文学上的洗礼。

很幸运，《钢的城》第一部在《十月》杂志上发表，就获得了湖北省的屈原文艺奖。第二部在《十月》杂志发表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。而在这些外在的呈现之下，是我的灵魂所进行的一次漫长的旅行，是我对家乡、对历史、对钢城、对工友、对人生的情感不断加深的过程。有了《钢的城》，我才感觉自己大半生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的一番摸爬滚打，才没有辜负生我养我的钢城。我感恩自己出生在钢城，感恩让我从小生活在文字和浓浓钢铁味中的父亲母亲！感恩我的“钢铁大学”——大冶钢厂一炼钢厂，感恩那与钢花对峙，与炉火交锋的火红生活。感恩黄石这座城市，感恩这个变化的时代。

回顾整个写作历程，我更大的感恩是写作带给我的一切。写作需要野心、决心、耐心和平常心，这样你才能在文字里和你的人物对话，和过去的自己对话。这样的时刻，与其说写作是作者和世界对话的途径，不如说是作者在写作中让自己再活一次。青春会被写作召唤回来，写作会让现实和时代变得更有活力，所以，《钢的城》是一部充满了青春活力的书，我希望它展现了全国一千多万钢铁人的青春活力，展现了共和国钢铁工业的活力。

十年长跑为钢城

□罗日新

